

Chinese Ethnic Groups:
A Photographic Record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

杨光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刘大伟 郭净 副主编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

杨光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 / 杨光海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222-11733-4

I. ①镜… II. ①杨… III. ①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061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尹 杰

李 萍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杨 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名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
作者 杨光海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4千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1733-4
定价 35.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总 序

王天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有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辽阔的中华大地闪耀着斑斓璀璨的多元文化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成为新中国国家整合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为了正确执行这一政策，推动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组织大批学者和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参与者有诸多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有大批民族学者、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料，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电影记录手段，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制作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有《黎族》《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大瑶山瑶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西藏的农奴制度》《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傜人》等20余部。这些影片系统地记录和复原了我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依据。

这批纪录片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志电影特色的新片种，为后人留下了反映那一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是我国多民族影视文化的宝贵遗产。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等影片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光明日报》，1987年2月25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纪录片的吸引力经久不衰，也深得国外同仁们的肯定与赞赏，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是极有价值的，它丰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影视文化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珍贵的民族志纪录片，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将愈益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曾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保存与影片有关的文字档案，应将这批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提纲、分镜头本和影片完成台本选编成册，出版发行，以便于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研究时参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和民族学研究室主任詹承绪，副主任曹成章、满都尔图，研究员吕光天的积极支持鼓励下，杨光海等前辈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编选出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这项工作，开启了收集整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文献资料的先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民族研究机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的文博部门、电视台甚至个人，为了科研、教学、旅游、文化宣传的需要，投入了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和研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志影像的关注。在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要建设文化强国，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在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策划了这套“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旨在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和民族志摄影的成果，使之以纸质载体的形式流传于世，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出版之际，我们深情怀念最早提出编写本丛书想法的已故汪宁生教授和刘达成研究员，并向当年开创民族志影像的先驱者，谨致谢意！

目录

慈仁雍珍印象记	1
西盟山的阿佤人	4
我们找到了苦聪人	9
雪山客房	15
独龙江畔	19
鄂伦春族	24
瑶族风情	35
景颇族抢亲	40
丽江散记	45
泸沽湖畔	50
白桦树的传说	56
彝族阿妈	68
泸沽湖渔歌	74
苗族的龙船节	82
方排寨	88
加勉寨	97
游方	100
芦笙和芦笙舞	108
基诺族的长房	111
傣族的泼水节	115
在赫哲族的家乡	119
黎族民俗	124

畚族印记 135

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 142

我的童年 151

子雄摄影室的学徒生活 175

故乡的印象 193

慈仁雍珍印象记

我接到从遥远的边疆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还夹着一朵玫瑰花。藏族小姑娘慈仁雍珍在信上写着：叔叔。你还记得这玫瑰花么？我们曾在它的花丛前照过相哩……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

在金黄色的秋天，我骑马从昌都出发，翻过几座雪山，走过辽阔无限的草原来到巴塘，借宿在藏胞家里。

这家的主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孙女。老太太头发已经斑白，背有点驼，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有事没事，她总喜欢和我摆摆家常。开头一句，总是说：“今天过这样好的日子，全托毛主席的福。”一谈到过去，又总是“唉、唉、唉”的几声叹息，跟着眼泪就刷刷地落下来了！

这里被称为“康藏高原的江南”，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盛产各种水果。家家有果园，户户有花坛。谁能想到雪和草原的家乡，还有这样迷人的地方。

但是景色虽美，藏族人民过去的命运却很悲惨！

十多年前，老太太的儿子被拉去支差，背着一驮驮的货物，翻过重重雪山，走过漫无边际的草原，杳无音讯，不知死活。儿媳妇长得很有姿色，被管家奸污了，然后被用刀子戳死。老太太忍饥受冻地熬着，抚养着孙女。青稞成熟了，一箩箩背进喇嘛庙；苹果成熟了，一筐筐送进喇嘛庙，仅有的一点酥油也拿去点佛灯了。家里吃的只是清水野菜。就这样，她们熬过了漫长



慈仁雍珍



与战友在西藏

的岁月。

在1952年，解放军没有进驻巴塘之前，小慈仁雍珍得了肿病，命在旦夕。这家人眼看就要断根了！可是救命恩人来了，解放军的医生给慈仁雍珍治病，打了针，病就慢慢好了。老太太给我说到这件事情时，激动得哭了。这时慈仁雍珍嘴里唱着“东方红”放学回来。她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老奶奶说她和妈妈长的一个模样：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俊俏的脸。她看到奶奶噙着泪花，就知道奶奶给我讲了什么。也许为了叫奶奶高兴些，她说：“解放军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花坛上的玫瑰枯死了，好几年都没有开花。解放军来到巴塘，突然下了一场大雨，玫瑰也像我们一样得救了。

第二年就发出了嫩芽，花越开越艳，越开越旺。”她说：“让我和解放军叔叔在花前照个相吧。”我高兴地答应了。

此后，我很长时间生活在她们中间。老太太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有一次我病了，老太太真像慈母般地照顾我，怕我吃不惯糌粑，特地借了一点米给我煮稀饭吃，天天坐在我床边，念叨着什么。慈仁雍珍小妹妹则天天给我在枕头边放些又红又大的苹果。

月光从门缝里透进来，照在枕头上。晚风送来了玫瑰花的清香。四周是一片静谧，只有亭亭玉立的果树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曳；紫红色的苹果在月下银光闪闪。我想着老太太慈母般的抚爱，想着她们过去痛苦的是生活……

现在，我看着遥远的来信，看着这朵玫瑰花。我像是闻到幽香，看到它鲜艳的色彩。

现在，西藏已经真正新生了，藏族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他们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枷锁，彻底摆脱农奴制度，和祖国各族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让玫瑰花开遍喜马拉雅山，开遍雅鲁藏布江两岸，开遍辽阔的草原吧！



布达拉宫



西藏拍片

1959年

西盟山的阿佤人

西盟山挺立在祖国的西南边疆。

早晨，云雾像乳白的长河，笼罩着整个西盟山，只有几个山尖尖，若隐若现地，像是漂浮在大海上的绿岛。云雾冉冉上升，山坡上逐渐出现星罗棋布的佤族寨子，远远看去，那竹楼，那茅屋，很像童话里的空中楼阁。它们的背景，是翠绿的竹林和芭蕉林，红色的攀枝花，色彩极为绚丽。

这些深藏在深山密林里的佤族寨子，四周都是刺墙和壕沟，越过了它们，还必须通过一道几丈长的甬道，才能进抵古老的寨门。

现在，当你跨进寨门的时候，以眼便可看到猪鸡成群，牛满圈，屋后菜地里一片嫩绿的迷人景象。可是你能相信吗，十年以前，这里还是过着中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初期发展的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呢？

要下种了，全寨不论男女老幼，一起出动。先把大叶的野林砍倒，一把

火，烧个精光；然后由村寨里的窝郎、头人、魔巴、老人们会同卜鸡卦，为开种选个“好”日子。到期，男的用削尖了的竹木农具挖穴，女的紧跟在后面点种。由于耕作粗放，不施肥，没有田间管理，一年的



佤族寨牛头

收获，连喝些稀饭都不够。补充的粮食是野菜和野薯，再有便是靠狩猎。狩猎的日期，照例在烧野林的时候，也是集体出动。猎获的野兽，头部归射中野兽的人，左后腿送给



西盟山的刀耕火种

窝郎（寨里的总管事），其余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吃东西不用筷子，吃前由家庭里年纪最老的主妇主持分食。

一部分人，一年四季，都没有衣服穿，只有少数人用兽皮遮身。一般贫民家里，除了火塘上的三脚石和一只破锅外，很少其他东西。珠米（有钱人的意思）也只有在仓库里堆放着一堆牛头骷髅，以显示财富。取水用竹筒，有的寨子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背水，到山沟里的水源地，竹筒装满水后，放进背箩背回，光喝点水也不容易啊！

如果谁家要盖新房，只要头天在寨子里敲起锣，并喊：“我家有酒喝，有肉吃。”第二天就有亲朋近邻送来米和水酒，汉子们扛来竹竿，妇女们背来茅草。人多手快，只一天，就把旧屋拆下，新屋搭起。晚上，青年男女们就在新屋前面，围着篝火，唱起歌，跳起舞，为新屋的主人祝福。

每个佤族寨子都有几个置放木鼓的木鼓房，每个木鼓房有一对木鼓。木鼓是用两米长的粗树干挖空而成的，击之，发出咚咚声，可传二三十里。佤族认为木鼓能通鬼神，所以它又是崇拜之物。平时很少敲它，只有在较大的宗教活动祭祀时敲；另外是在敌人前来侵犯的时候，通过击鼓召集全寨人准备防御或反击。制作木鼓是件大事，照例先由魔巴卜鸡卦，选择好吉日后，由头人和魔巴带领群众拿着斧头、长刀、火枪等。到寨外的森林中选定一棵直径一米多的大树。选好后向大树上方打火枪，以驱逐树鬼，魔巴念咒语并带头用斧子砍几下，接着由群众轮流砍。树砍倒后，取一节约两米长的

树干，树干的一头凿两个眼孔，拴两根很长的藤条，在魔巴和老人指挥下，众人分两边拽住藤条用力拉，人们边拉边唱边跳，一直把树干拉到寨子里。每次拉木鼓都要剽牛四五头至几十头不等。牛肉除分给魔巴和主祭者亲属一小部分外，在场的人都可以分到一块。牛的内脏煮成一锅，大家分吃。晚上，本寨男女着盛装，在寨中得广场围成一圈，唱歌跳舞，通宵达旦。特别是较大的宗教活动“砍牛尾巴”，其主要活动是把供在木鼓房的人头骷髅送到寨外的鬼林中存放。鬼林实际是一片树林，里面栽着一排排木桩，每个桩的顶部挖空一个洞，存放人头骷髅。砍牛尾巴也要剽一头至数头水牛，还要选定一头黄牛砍牛尾巴。使人惊心动魄的是砍牛尾巴抢割牛肉的时候。准备抢割牛肉的青壮年男子手持钢刀，挤满场地周围，刀刃亮闪闪。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抢到这头黄牛身上的一块肉，是最大的光荣和幸运，也可以显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日落之前，魔巴做完祷告后，便同主祭者一起牵着黄牛，围着主祭者的房屋绕三圈，然后把黄牛拴在牛尾巴桩上。魔巴手持钢刀，不紧不慢地将牛尾巴一刀砍断，并将牛尾巴甩过主祭者的房顶，便迅速闪开。早已等候在周围的抢割肉者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挥刀抢割牛肉。霎时间，一条活黄牛被分割光了。每次砍牛尾巴抢肉时，往往是



佤族妇女



佤族剽牛

几百把刀子横冲直撞，砍伤人是常有的事情，受伤的人不能叫痛，叫痛被认为是软弱最可耻的。抢不到牛肉的人被认为是无能的人。

由于生产力低下，加上原始宗教活动频繁，花费了大量的财物，西盟广大佤族人民一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1950年春天，西盟解放了。当五星红旗在西盟山迎风飘起的时候，人民政府就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除粮食外，差不多每家可以分到两把铁锄和一个犁，每人分到一套衣服。同时，还派来了大批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首先是摆脱刀耕火种的落后方法。以后又进行民主改革，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反动统治者和旧习惯势力，领导他们走合作化、公社化的道路，并设立了学校，办起了医疗卫生机构，使这个非常落后的地区，迅速地改变了面貌。

当西盟山上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也日益提高的时候，他们向前跃进的劲头可真大！他们提出：“和鬼神算债，向土地要粮。”过去不敢去的鬼林已经挖了水沟，筑了堤，并开种了水田。当然，突破旧习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就说开水田，他们原先认为祖祖辈辈都没有种过水田，过去种的是旱谷，而且遇到的困难真不少，因此都不愿种。这时党的工委一些同志就



与佤族在一起

搞实验田给他们看。稻子长高了，肥大的谷穗抽出来了，阿佤人的眼睛也亮堂了，他们主动向工委提出开水田的要求，结果在工委的帮助下，去年原计划开八千多亩水田，结果完成了一万多亩。

为了使一万多亩水田得到灌溉，他们就在西盟上峰峦环抱的地方筑起西盟地区佤族历史上第一座水库。在这座碧水盈盈的水库里，他们还饲养了许多鱼、鸭，为改善生活提供更好的条件。

西盟山也出现了工业的花朵，炼铁、炼焦，以及农具加工等七十多个厂矿散布在西盟山的各个角落，佤族从来没有过的工人，已经培养了一千多人。

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正在西盟山发出万道光芒。

1959年

我们找到了苦聪人

汽车越过了万重青山，渡过了红河，把我们带到了云南最南部的一个县城——金平县。公路到这里为止，之后又在绵延五百余里的哀牢山里走了四天，才来到苦聪人的新家乡。

这里四面全是云雾郁结的高山大岭。山腰上层层叠叠的梯田里，金色的谷穗迎风摆动，芭蕉、菠萝散发着沁人的香味。苦聪人的村寨就坐落在



苦聪姑娘

芭蕉和绿树丛中。不久前还是在原始森林里漂泊不定的苦聪人，个个穿着新衣，妇女们戴的项圈和手镯，更是银光闪闪。

金竹寨的苦聪兄弟热烈地欢迎和接待了我们。我们分散在各家居住。我住在白沙家。白沙是个中年汉子，曾到过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当他拿出各民族代表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合摄的照片给我看时，激动地说：“我永远忘不了见毛主席的那一刻，永远忘不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们苦聪人的恩情！”

夜晚，男女老少围着火塘和我们谈心，使我们了解到苦聪人的过去和被发现的经过。

苦聪人从什么时候起躲进深山老林里，已经没法弄清楚。几个六七十岁老人都说，从他们记得起的时候起，到这次被人民政府找到为止，就一直没有在林子外面住过。十几年前，有四户苦聪人怀着出林的希望，住到林子



苦聪人在树上放粮食

的边缘，不幸被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匪军知道了。晚上就来抢劫，并杀死了一个苦聪人。从此，他们就不再向往走出林子，只是往森林深处搬移，搬到甚至连一条小路都没有的地方居住。他们住得分散，彼此又不相往来，一直在这个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谁也不知道究竟住着多少苦聪人。

1953年，党和人民政府得悉在哀牢山的原

始森林里还有这么一批受苦受难的同胞后，就立刻派干部去寻找。他们先向住在森林边缘的兄弟民族打听，但谁都不知道苦聪人究竟住在哪里。后来碰上街期，好容易看到一两个赶街的苦聪人，经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始都摇摇头，连送他们的衣服和盐巴，也不敢收受，直待干部们再三耐心解释，才祛除顾虑。这样，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六百多个苦聪人，并帮助他们定居在林子外面。可是，分散在森林深处的，仍没法找到。

1956年，一个由驻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组成的民族工作队第一次带着干粮进入原始森林。他们跋涉在茫茫林海里，没有路，一面走，一面砍前面的灌木杂草，双手被刺丛戳破，两脚被蚂蟥咬得直流血。夜晚宿在密林里。没有水，就砍倒竹子，倒竹子里的水喝。成群的黄苍蝇、蚊子叮得战士们满脸发肿起包……可是这一次在密林里走了几天，连一个苦聪人也没有找到。

解放军第二次进入密林，走了五天，忽然发现远处树林里冒出一股青烟，走近一看，只见两间枯黄的芭蕉叶搭的房子内，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的老人，躺在火堆旁边。他一见解放军，惊得直叫，并拔腿就跑。战士们追也追不上，只得脱下衣服，留在屋里，匆匆地离开。